九秋，九秋

○ 文/杨贵和　图/王绍帅

九秋，离都市很远，却离心灵很近。

九秋是榕江县计划乡的一个行政村，位于月亮山麓，距县城70多公里，距乡政府30来公里。全村辖3个自然寨200多户人家，均为苗族。

九秋最为让人惊讶的有三件事：一是寨名，二是地理位置，三是红色历史。

月亮山腹地为苗族聚居区，有这么个寨名，听起来不仅“洋气”，甚至于颇有几分诗意。为这事，我专门请教了当地人，他们说这名字其实是苗语的音译——“Gies Qieb”。“Gies”专指遥远的地方，“Qieb”则是传说中的“爱药”。因此，“Gies Qieb”翻译过来就是指一个遥远美丽而神秘的地方。

月亮山脉一路逶迤而来，起伏跌宕，到了九秋西面又忽然隆起一座高山，当地人称其为白坡。相距不远的南面，则是著名的孔明山。两座大山各自退让一步，就给九秋让出了一座开阔的明堂。一湾小河从月亮山深处蜿蜒而来，到了这里先是折叠成“V”型，然后才笔直地从明堂中间穿过。小河两岸的冲积地带被九秋的先辈们抠石垦土，开辟成一坝良田，面积达170多亩。这在整个月亮山地区绝无仅有，十分罕见。

更让人惊讶的是，九秋竟然藏着一段光荣的红色故事，这让它的历史文化积淀因当年红七军路过而变得无比厚重起来。1930年4月下旬，红七军两个纵队3000余人，从广西经荔波、过加牙，穿越月亮山坳，进入九秋，并在这里扎营。九秋，成了红七军进入榕江县后宿营的第一个苗寨。

当残阳从月亮山巅斜斜地将千万条金丝铺洒过来；当白坡古树的横斜疏影，悄然拉过九秋河清浅的水面；当金秋的晚风带着稻谷的芳香、泥土的气息和草木的味道，轻轻地拂过田坝、发梢、鼻尖，偌大的一片山凼就被半明半晦地写意出来，向阳的坡地、树木、房屋和田野，此时都红得耀眼，背阴的地方则慢慢地变成浅淡的黝黑，并一寸深似一寸。一湾小河清澈澄碧，在山前绕了个弯，穿过田坝后，便消失于密不透风的山口……

2021年深秋，我就在这样的境况下第一次走进了九秋，走进月亮山区一个让我魂牵梦萦的美丽苗寨。

车子穿过窄窄的山坳，在岔路口来不及犹豫，便陡然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，“一水护田将绿绕，众山排闼送青来”，这是我对九秋大致构架的印象。“复行数十步，豁然开朗。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，有良田、美池、桑竹之属。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。其中往来耕作，男女衣着，悉如外人。黄发垂髫，并怡然自乐。”

莫非当年陶渊明辞官归隐时，也曾悄然误入了九秋？

几棵枫树、麻栎和青冈，在村寨边排成了一炬炬通红的烈焰，就连山梁上那一排排历经风雨剥蚀的黑色谷仓，在夕阳余晖的恣意涂抹下，也变得金碧辉煌，灿若宫阙。一湾琉璃，纡徐清冽，静影沉碧处，虽无互答的渔歌，却也有琤琮作响的跌水飞瀑，河上小桥飞架，缀连了两岸人家。偶有鸭群从水面上游过，泛起的圈圈涟漪，将高原的斜阳折射成万千盏银角子，星星点点地投映到岸旁老屋的楼廊和檐下。我真想脱掉衣服，将满身汗渍一点一点地没入水里，直至把整个身子都彻彻底底交给那条高原小河。正这样想着，忽然一阵尖厉的鸽哨声从头顶划过。抬头看，鸽群早已掠过长天，很快便消失在九秋坝子的末端……

九秋的木屋民居都分散在山垴和坡边，东一爿、西一片，破烂如牛棚，疏落如撒米。自从通了公路，九秋人在三年两涝的河滩上筑起了长堤，并陆陆续续把房屋从四面坡边搬迁下来，渐渐形成了一个新村，村子中间有一截不短的街道。一栋栋房屋看上去崭新高大，其结构或纯木质、或钢筋水泥、或砖木混搭。

我们漫无目的地走在寨子里，忽然听到有“咚咚”的声音传来。循声而去，见木屋檐外有妇人正在晒衣和捶布。九秋人如今仍保存着自制土布的习惯，将白布在蓝靛缸里浸泡，染成棕褐色，再在石板上反复捶打。她们捶布用的不是榔头，而是一根两米来长的木棒，两头粗，中间细，起起落落，上下捶捣，有如打夯。她们的一生就这样在织布机上踩、在蓝靛缸里浸、在捶布石上捣、在晾衣竿上晒。

当迷蒙的山岚雾霭从田野里翻滚过来，一浪接着一浪，把白天最后的凭证——一抹暗红悄然挤到天际之下，远远近近的树木就开始黝黑起来，一层深似一层，四野开始在淡黑中涌动。几点灯光，随即跌进淡墨色的包围圈里，九秋渐渐变得缥缈寥远，如梦似幻……

这时我们不得不驱车离开。我知道，于九秋来说，我们只是过客，而绝非归人。

我第二次进入九秋，是时隔5个多月后的次年初夏。

从都柳江岸爬坡，进入月亮山腹地时，山岚雾霭有一阵无一阵地向我们袭来。

如今的九秋早已通路、通水、通电、通电话、通电视信号。就连河流也改道，寨址也挪移，民居房屋也焕然一新。清山遮不住，绿水挡不住，现代文明已如潮水般地涌入了大山，陡然间拉近了九秋与世界的距离。

九秋村党支部书记是个不到30岁的小伙子，他高中没上完就外出打工，结婚成家以后，回乡自学养蜂技术，成了月亮山区第一个养蜂人。近年来，他在村里组建了养蜂合作社，养殖胡蜂和大地蜂，仅出售蜂蛹，年收入就达数十万元。

当我问及九秋村里孩子的教育情况时，他回答说，目前全村大约有40多个大学生。从他自信的笑容里，我分明看到了九秋的未来和希望。

吃过晚饭，我们一行人赶到加宜，住在月亮山民宿里。

雨是凌晨下的，没有风，也没有雷电，没有任何预兆，不经意间就悄无声息地来了。月亮山的雨具有柔美的特质，是诗化的影片，拥有散文的格调。一种柔情的诉说，如同九秋古歌的旋律轻轻哼出，淅淅沥沥，细细密密，直直扑入你的心扉。在这样的天气里，最宜与好友在镂花的窗边小坐，捧着一杯香茗，浅饮慢沏，让留存于心底的一腔忧郁缓缓流出，再续一段温馨的时光旧梦。

窗外传来滴滴答答的雨声，其实早已把我唤醒，可我并没有立刻起来看月亮山的梯田，只是在迷迷糊糊中一点一点地努力拼接昨夜的残梦，寻找九秋留给我的和我在九秋感受到的一丝丝别样的东西。

（备注：1亩=0.0666667公顷）

『九寨』纪行

○ 王远柏

作为省报记者，这些年差不多走遍了全省88个县，大量的时间都待在不同的村落，而曾经养育了我的故乡——锦屏“九寨”，至今却依然未能走完。

“九寨”位于清水江左岸，侗乡腹地，在一条自西南向东北走向的崇山峡谷之间，分别坐落着瑶白、彦洞、黄门、石引、平秋、高坝、皮所、魁胆、小江等九个寨子。当然，如今已不再只有这九个村落了，这片连绵百里的高山河谷，散落着的大大小小的村子，早就有了几十个。就算是传统意义上的“九寨”，我都未曾全部走完，心里一直保持着某种希望与期待，当然也隐藏着不为人知的亏欠与遗憾。

近年，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春风吹遍“九寨”山区。为报道“九寨”的发展变化，我终于找到机会深入“九寨”山区采访，无形中也渐渐了却走遍家乡“九寨”的心愿。

一

我决定去高坝，这是我一直心心念念的寨子。

高坝的文化名片“农历七月二十歌节”，被誉为男女青年的爱情殿堂，是侗族北部方言区影响最大的民族歌节，闻名遐迩。

我曾在锦屏作家王明相散文《高坝歌节今昔》和石玉锡小说《竹影》中，了解到高坝多姿多彩的民俗文化和风土人情，因而对这个寨子充满了好奇。

去年，一个夏天的早晨，在王明相、石玉锡等人陪同下，我慕名来到高坝。高坝坐落在一条东西走向的大山梁上，坐北面南，视野开阔。

走进高坝，崭新的寨门气派十足，水泥道路四通八达，太阳能路灯低碳环保，古朴吊脚楼和新修楼房交相辉映，房前屋后绿树成荫，好一派美丽的农村风光。

但是，偌大的寨子里，空空荡荡，难得遇到几个人。“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去了。”在院子里休憩的老人说道。

村干部告诉我，务工经济是高坝的主要经济来源。

我们来到歌节举办地点——龙山，龙山位于高坝村的最上部，是一个马鞍型约有足球场大小的斜缓草坡，这里视野开阔，风景优美。

高坝歌节，是为纪念寨子里一对年轻情侣的坚贞爱情而形成的，已历经百余年。每逢歌节，九寨人换上节日的盛装，如潮水般涌向高坝。周边剑河县、天柱县的人们，这一天也会来到高坝，共赴盛会。高坝歌节成为北侗地区青年男女青春的舞台、爱情的乐园，是他们寻梦或圆梦的场所。

村里老人告诉我们，歌节内容丰富，有歌堂对歌、斗鸡斗鸟等。主要还是以歌堂对歌为主，青年男女在这里以歌会友、以歌传情，自由浪漫，无数人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意中人……

近些年，在当地政府支持下，高坝歌节得以延续。然而，曾经以年轻人为主角的歌节，如今却难觅年轻人身影。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，如今年轻人都在外务工，他们既没有时间学歌，对侗歌也不再感兴趣。最重要的原因在于，当今年轻人的恋爱方式已经不像过去那样采用对歌的方式，民歌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和市场。曾经如山花般灿烂的“九寨”侗歌，后继乏人、濒临失传。

站在杂草丛生的高坝歌场，我不得不担忧：将来的高坝歌节，谁来唱？谁来听？怎样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，这是新时代里“九寨”要认真思考的问题。

二

瑶白“摆古节”，在全国少数民族节日中独树一帜。去瑶白村看摆古，成为我的一桩心愿。但有些事情，要看机缘。

去年夏天，我应邀回家乡参加“第六届锦屏文书学术研讨会”，恰逢瑶白举行农历六月六“摆古节”，参加完研讨会主要活动后，我急匆匆赶往瑶白。

这天，拦路迎宾、寻宗祭祖、长桌摆古、民歌对唱、斗牛斗鸟等活动在瑶白村轮番上演，精彩纷呈。

长桌摆古是“摆古节”最重要的活动。“摆古”为当地侗语，汉语直译为“叙说远古的历史”。摆古现场，寨老、歌师、艺人、宾客围着长桌而坐，四周又围满了身着侗族盛装的男男女女。摆古中，大家将盘古开天辟地、人类起源、民族迁徙、朝代更迭、姓氏来历、婚嫁习俗、人文景观、丰收景象等内容说、唱出来，劝勉人们遵纪守法、革除陈规陋习、发扬民族传统美德。“摆古节”具有历史悠久性、群众参与性、民族多样性、姓氏传承性、文化多元性等显著特征。

活动现场，我遇到了该村在锦屏中学教书的范华洲老师，他特意回来参加“摆古节”，他说：“‘摆古节’比过年还热闹，不少在外务工的瑶白人，不远千里万里赶回来参加活动。”

我被村民浓厚的文化自觉感动不已。可我又在想：“一年一小摆，三年一大摆”的瑶白“摆古节”，当地群众又能从中收获什么呢？

2016年，省委为黔东南做出重大战略定位：牢牢守住两条底线，用好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“两个宝贝”，打造国内外知名民族文化旅游目的地。通过长期以来形成的文化自觉，瑶白“摆古节”已经成为北侗地区著名的文化名片。但是，当地群众并未从“摆古节”中获得经济效益。

我想，下一步，瑶白应该考虑如何利用好民族文化和生态环境这“两个宝贝”，发展乡村旅游，让群众吃上旅游饭，这才是长久之计。

三

我一直想去“九寨”最边远的寨子。县里的人告诉我说：“那就去九勺吧。”

九勺？以前听说过，那是一个山高路远、偏僻贫穷的寨子。据锦屏当地文史专家王宗勋主编的《乡土锦屏》记载：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，九勺尚有穷苦人家的十七八岁姑娘，没有像样的衣服穿去赶场或玩山，寨子里有相当一部分人终生未到过县城。

我不断在心里想，不知道现在的九勺怎么样了？我们一路走走停停，开着车穿越了“九寨”的不少寨子，终于在下午的时候抵达了九勺侗寨。

太阳炽热无比，等候在村口的村支书对我们说：“我们先去看古树吧。”

这里古木参天、古树成群，不乏红豆杉等珍贵树种。走进古树群，暑气褪去，我们顿时感到凉爽不少，真是一个休憩的好地方。

这些年来，我走过不少传统村落，但像九勺这样拥有众多古树的村落，也不多见。

据传，九勺原先是一片森林，那时候高坝村的耕牛总是喜欢跑到这片森林里来。于是，村民陆续从高坝村搬迁过来，并把耕牛经常逗留的大叶拷树视为“树神”。

这里的侗家人爱树护树，不仅敬畏古树、不砍古树，就连古树的枯枝掉落地上，村民也不会捡拾回家，而是让枯枝回归大地、回归自然。

如今，九勺更是在《村规民约》里规定：“古树保护区禁止乱砍滥伐事件发生，一旦发现，罚款2000—10000元不等，并送相关机关处理。”

2016年以来，为进一步提倡生态环保理念，保护绿水青山，九勺将每年正月十一日定为“古树文化节”，通过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，让生态理念深入人心，代代相传。

潜心守护，换来的是绿水青山、绿树成荫。不仅如此，近几年九勺通过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居环境整治，村容村貌焕然一新。九勺，曾经的穷乡僻壤，如今成了环境优美、生态宜居的美丽家园。

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。站在新的起点上，如何将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，这是摆在九勺人面前的新课题。

采访结束，夜色下我们驱车穿越“九寨”山区茫茫森林返回县城。我在车上睡着了，做了一个梦——在长长的梦境里，我一路踏歌，行走在故乡“九寨”的村村寨寨……

重游“八仙洞”

○ 王永良

每年农历七月二十日至廿二日是锦屏县高坝村北部侗族传统节日——高坝歌节。这三天，远近闻名的高坝歌场人群如蚁、歌声如潮。尤其是锦屏、剑河、天柱三县周边数以万计的侗族男女老少，纷纷从四面八方云集高坝歌场，参加一年一度的民族盛会，热闹非凡。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，政通人和、百废俱兴，高坝歌节的规模年胜一年。活动内容主要有民歌对唱、青年自由玩唱、文艺表演、篮球比赛、斗牛斗鸡比赛等项目，适合各种人群，所以人们无不向往。

1989年，当时还是农民新闻爱好者的笔者，参加高坝歌节对歌赛歌和游玩“八仙洞”胜景以后，耳闻目睹，积累了大量资料。于是，大胆学写了一篇旅游竞赛征文“不游‘八仙洞’，哪像赶歌场”投往《黔东南报》，竟被刊发在1989年6月26日《黔东南报》二版。当年的7月30日，银鸽杯旅游新闻竞赛结果揭晓，我的参赛作品竟获二等奖，当时无比高兴。从此，我与《黔东南日报》的感情越来越深，遂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一晃32年，时间过得真快。今年9月的一个星期六，锦屏县平秋镇人大主席谭洪勇在听说我有重游“八仙洞”之意后，便趁空闲之机开着私家车到凸寨接我，让年逾古稀的我和内人徐银季有机会游览一次“八仙洞”。由于当天天气晴朗，我们趁机一日三县游：天柱县莲花山大桥、剑河县平岑“八仙洞”、锦屏县圭叶五合章造型。参观了竣工不久的莲花山大桥，这座大桥是天柱县石洞镇与锦屏县平秋镇的唯一通道，而且连上了锦屏县城至剑河县盘溪镇的旅游省道。

莲花山有一渡口，又称太步河，过去常以小木排摆渡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莲花山附近的锦屏县某村曾有一户人家嫁女到对岸的天柱县某村，当姨娘队一行20多人经过莲花山太步河时，要分几批登上小木排过河，其中有一批因挤上小木排的人数过多，导致小木排刚到河中央就被水浪压沉，凌晨时分无法施救，其中有5个年轻姨娘命丧河中，把喜事办成了丧事，至今回想起来依然心痛不已。如今有了莲花山大桥，40多年前发生的那场悲剧将永远不会重演。两岸老百姓无不称赞：共产党真好！人民政府真好！

从莲花山大桥返回的途中，我们又特意参观了曾被全国媒体誉为“史上最牛公章”的锦屏县圭叶村五合章造型，因间隔14年未到圭叶村观赏了，特留影纪念。圭叶村创造五瓣公章用于审核财务让群众放心的诸多感人故事，经过2007年11月8日《黔东南日报》以“圭叶村一枚公章分五瓣”为大标题报道后，《贵州日报》《人民日报》等全国近百家报纸和网站纷纷跟踪报道，轰动全国，其中《人民日报》2007年12月3日刊登消息、12月7日发表新闻时评。尤其是圭叶村五瓣公章的掌管人谭洪灿、谭洪江、谭洪权、谭元煜、杨仁炳和当时的村支书谭洪勇一行6人，应邀到贵阳又改乘飞机飞往北京，于2007年12月27日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回顾栏目主持人白岩松电视专访，好不风光！

言归正传，此行重游“八仙洞”才是主要目的。风景如画的“八仙洞”，坐落在剑河县平岑乡境内，形态真的挺像，名不虚传。由于远近闻名，游客络绎不绝。所以“八仙洞”上方的平岑水库旁的“八仙洞山庄”应运而生，湖面上又配有三艘游艇，专供游客吃喝玩乐，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与上次游览“八仙洞”时相比变化很大，真的值得一游。

平岑“八仙洞”，仅距高坝歌场4公里，据说在很久以前，“八仙洞”还是一座泥山，经过几千年的风雨雕琢，逐渐形成“八仙”之状。从洞脚公路抬头仰望，越看越像传说中的“八仙”，雄踞峰顶，鸟瞰群山，如在洞察人间善恶。第一个：昂首挺胸，形似汉钟离；第二个：刚毅勇敢，与张果老无异。其余的吕洞宾、铁拐李、韩湘子、曹国舅、蓝采和、何仙姑，无不栩栩如生，令人叹为观止。

“八仙洞”背后是悬崖峭壁，半壁中有一块五六平方米的小坪，坪上有一无碑旧坟，据说是天柱县织云乡侗族北伐名将王天培祖父的骨灰安葬处，地势既险要又优雅，慕名前往拜谒者不计其数。再往后，山上有一大型水库，称为平岑水库。该水库水源充足，堪称高山平湖，可灌良田千亩。水库周围还开辟有综合茶场，修筑了2.4公里长的水泥硬化公路。1987年冬，贵州省农科院曾派高级工程师到此规划承包科技扶贫项目，为剑河县平岑乡人民创造了大量财富。

随着国家交通事业的迅猛发展，各地原来的黄泥路都变成了柏油路或水泥硬化路。因此，“八仙洞”在每年农历的七月二十日至廿二日高坝歌节期间，成了人们向往的游玩目的地，故当年的银鸽杯旅游新闻竞赛征文标题为“不游‘八仙洞’，哪像赶歌场”，看来确实是恰如其分的标题了！